

目錄

《貞觀政要》導讀

卷一

君道第一

〇一六

政體第二

〇三〇

卷二

任賢第三

〇五二

求諫第四

〇七二

納諫第五

〇八六

卷三

君臣鑒戒第六

一一六

擇官第七

一三三

封建第八

一四三

卷四

太子諸王定分第九

一五二

尊敬師傅第十

一六一

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一

一六七

規諫太子第十二

一七八

卷五

仁義第十三

一八六

忠義第十四

一九一

孝友第十五

一九七

公平第十六

二〇二

誠信第十七

二一二

卷六

儉約第十八

二一八

謙讓第十九

一一三

仁惻第二十

一一八

慎所好第二十一

一二一

慎言語第二十二

一二七

杜讒邪第二十三

一四三

悔過第二十四

一四九

奢縱第二十五

一五四

貪鄙第二十六

一五九

卷七

崇儒學第二十七

一六六

文史第二十八

一七三

禮樂第二十九

一七七

卷八

務農第三十

一九〇

刑法第三十一

二九五

赦令第三十二

三〇一

貢賦第三十三

三〇六

辯興亡第三十四

三一

卷九

征伐第三十五

三一六

安邊第三十六

三二三

卷十

行幸第三十七

三三二

畋獵第三十八

三三七

災祥第三十九

三四二

慎終第四十

三四六

名句索引

三五三

《貞觀政要》導讀

羅永生

一、《貞觀政要》的作者及成書背景

《貞觀政要》一書輯錄了唐太宗李世民（公元五九八—六四九年，六二七—六四九年在位）與其大臣們，如魏徵（五八〇—六四三）、房玄齡（五七九—六四八）、杜如晦（五八五—六三〇）等數十人的對答、議論和奏疏，以及治國安邦的理論觀點和政策舉措，是一部政論性歷史文獻，也是研究中國古代政治典範以至相關思想的重要典籍。全書共十卷，四十篇，二百四十七章。

編著者吳兢（六七〇—七四九），唐汴州浚儀（今河南省開封市）人，是唐代以直筆修史著稱的史家。武則天（六二四—七〇五，六九〇—七〇五在位）時期，吳兢奉召進入史館工作，負責編修國史。至唐玄宗李隆基（六八五—七六二，七一五—七五六在位）開元年間，升任諫議大夫，兼修文館學士等職，繼續參與國史編撰工作。吳兢編撰史書，主張敘事簡要，如實記載歷史事實，以取信於後人。他曾與當時著名史家劉知幾等一同編撰《武后實錄》，然而

現存史料並無明確記載《貞觀政要》的成書年月，不過根據吳兢在書中自序分別稱時任三省長官，具宰相身份的源乾曜（？—七三一）為侍中安陽公，張嘉貞（六六五—七二九）為中書令河東公，而源、張兩人一同任相的時間只有開元八年（七二〇），可以推斷《貞觀政要》大概在這時期定稿和進呈給唐玄宗。

在吳兢看來，唐初太宗貞觀時期，法良政善，「良足可觀」；而玄宗開元（七一三—七四一）、天寶（七四二—七五六）年間的政治面貌，已大不如前。當時李唐王朝表面雖呈現着興旺的景象，但危機已露端倪，熟悉歷史的吳兢已經感受到盛世背後，埋藏了衰頹的危機。為了讓大唐王朝能長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總結貞觀年間君臣相得、勵精圖治的成功經驗，為當時以至後世的帝王將相樹立起施政的楷模，這就是《貞觀政要》的寫作動機。基於這樣的背景，《貞觀政要》一書長期以來頗受歷代統治者的推崇和重視。傳統歷史上，唐太宗李世民被塑造成一位傑出的帝王。他協助父親李淵反隋興唐，統一天下，也曾親身經歷過隋王朝初期的繁榮興旺。然而，隋煬帝荒怠無道，短短數年間，曾經強盛一時的隋楊王朝在群雄起事之中被推翻。李世民深深領略到以民為本的重要性，明確說出「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他透過「玄武門之變」登上帝位後，改年號為「貞觀」，執政二十三年，期間經常與房玄齡、魏徵、杜如晦、王珪、長孫無忌等諸臣反覆討論經國濟世的大計，最後逐漸形

成了輕徭薄賦、勸課農桑、廉潔奉公、任賢納諫、獎優罰劣、平衡利害、駕馭群僚、防患於未然等一整套治國興邦的策略。正因如此，才出現了建唐以來空前繁榮與安定的「貞觀之治」局面。

二、《貞觀政要》的核心思想

下面讓我們簡單歸納出《貞觀政要》書中所蘊含的幾個貞觀君臣為政安邦的核心思想，與讀者分享一下：

（一）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太宗登基後，常與大臣們論及前朝政治得失，斥責歷代惡弊，響起以史為鑒的聲音，力戒重蹈亡國之轍。太宗親身經歷了隋朝自強盛走到衰亡的歷史，感慨尤深。所謂隋朝「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意猶不足，徵求不已，兼東西征討，窮

兵黷武，百姓不堪，遂致滅亡，此皆朕所目見。」由此及遠，太宗與大臣們推究夏桀、商紂、秦始皇、秦二世、北齊高緯、北周宇文贇等亡國之君，由盛到衰的致命弱點和帝王短祚的根本原因，從而得出結論：帝王「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群小，疏遠忠正，有一於此，豈不滅亡！」「末代亡國之主，為惡多相類也。」如何治國安邦，永保李唐社稷千秋大業，這是太宗從即位至晚年常繫心頭、冥思苦索的重大問題。太宗在不同場合再三訓誨臣僚須時時刻刻居安思危，不可懈怠。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是中國自古以來政治思想的核心課題，先秦諸子百家一致認同，君臨天下者應具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憂患意識。憂患意識作為一種精神壓力，可能動地催發意識主體的鬥志，孜孜不已作用於客體，創造輝煌。貞觀年間，太宗所頒佈的一系列政綱國策，無一不是以滿懷憂思、力避重蹈亡國之轍為依據制定的，也正是這種憂患意識，才成就了太宗的帝王事業，開創了前所未有的貞觀盛世。

（二）休養生息的基本國策

貞觀君臣總結了隋朝及昔日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為政之時採取了三大舉措：

其一，清淨無為以為民。一方面，以史為鑒，注重了解民間疾苦；另一方面，審視歷史，着力探求「靜之則安，動之則亂」的客觀規律。太宗在位二十三年，基本上堅持實施清淨無為以安民的策略。不過，貞觀晚年用兵遼東，親征高麗與無為思想背道而馳，實是美中不足之處。

其二，發展生產以養民。太宗即位後，繼續推行均田，褒獎墾荒，不奪農時，鼓勵生產，並且規定住在戶口稠密之處的百姓可遷徙到人口稀少的地方。同時，還將農業發展狀況作為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依據：倘若轄區內戶口減少、鰥寡孤獨數目增加、不經常誘導農桑，有關官員一律降級降職。

其三，輕徭薄賦以恤民。太宗在位期間，大力倡導國以民為本的思想，嚴禁增設法外徭役賦稅，以減輕百姓負擔。貞觀時期，法定的賦役並不少於前代，所不同的是，除法定的項目外，絕不許再有增加。對於濫收苛捐雜稅而擾農傷民的官員，依法論處。相反，當遭逢蟲霜旱澇等災情時，朝廷即遣使和詔令地方政府賑災撫恤，免除當年租稅。如朝廷財政狀況有所好轉，又會減免部分徭役賦稅。貞觀元年（六二七），山東諸州發生大災，許多百姓為了生計被迫出賣兒女。次年，太宗拿出皇帝內府中的金銀財寶，幫助災區百姓收贖被賣的兒女，以示君主惻隱之心和仁義之舉。

貞觀君臣們以其遠見卓識，採取上述一系列舉措，在客觀上達到了鞏固統治政權的目的，有利於百姓休養生息，並有助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三）從善如流的民本觀念

《舊唐書》曾如此評價太宗：「從善如流，千載可稱一人而已。」太宗一生最耀眼和最為

世人敬慕的是，他沒有把自己視為擁有無上權威的天子，反而克己不已，又持久不懈的廣開言路，屈尊求諫、虛心改過，「力行不倦」做一代有道明君。《貞觀政要》描述，太宗容貌威武嚴肅，宮中進諫的人見到他都緊張得舉止失常，不知所措。太宗得知此事後，每逢有人奏本，總佯裝和顏悅色之貌，以此足見其求諫心之誠懇，情之真切。通覽《貞觀政要》，太宗求諫有「三不論」：一是不論時間，二是不論事大事小，三是不論諫言對錯。太宗不但主動求諫，更能虛心納諫，即使在大庭廣眾之下也不計較帝王之尊，坦然認錯。《貞觀政要》記載，由於大臣們所呈箴言甚多，太宗「總黏之屋壁，出入觀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盡臣下之情。」貞觀十一年（六三七），魏徵見太宗驕奢漸起，進呈《諫太宗十思疏》。奏章提出十個方面的問題，供太宗思考。第二年，再呈著名的《十漸不克終疏》。奏疏採取對比手法，歷數太宗不能善克始終的十大愆過，語言尖刻，詞鋒犀利。太宗收到奏章後，「反復研尋，深覺詞強理直，遂列為屏障，朝夕瞻仰；又錄付史司，冀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

（四）任賢安邦的用人策略

貞觀二十年（六四六），太宗就他治國安邦總結了五條成功之道：一曰不嫉勝己之善，二曰能棄短取長，三曰敬賢而憐不肖，四曰不惡正直之士，五曰愛夷如華。

這五條經驗中有四條涉及人才，可見所謂「貞觀之治」就是任賢致治。太宗主宰大唐江山後，將人才的選拔和任用作為舉國之綱，不拘一格，招攬四方賢才，薈萃八面精英。《貞觀政要》記載太宗身邊謀臣達四十餘人之多。太宗談及人才在治國安邦中的重要性時說：「為政之要，惟在得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故而他強調要處理好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吏的選拔和管理。他重視人才，但並非亂選濫任，而是有一定準則。一是堅持標準，務求稱職。二是各級機構和大小官職「用人彌須慎擇」。地方刺史由他親自遴選，縣令由吏部五品以上官員會商確定。在選賢擇才時，他打破魏晉以來的門第之風，盡量拔擢貧寒之士，而對於那些好自矜大的舊族門閥則加以抑制。三是惟才是舉。貞觀名臣魏徵、王珪兩人，原屬太子李建成的心腹，也是謀害太宗的罪魁之一。可是太宗即位後，知魏徵有經天緯地之才，便捐棄前嫌，頻頻向他請教軍政要事，又屢屢擢升其官職，以致魏徵成了須臾不可離的諫臣和顧問。魏徵死後，太宗在他靈前痛哭良久，親自為他撰寫碑文。太宗又曾委任王珪為侍中和太子少師等重要職位。太宗對昔日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麾下德才兼備的文武將官，都賞以爵位，封以高宮。四是注重考核。太宗把各地都督、刺史等行政長官的名字寫在屏風上，在其名下記錄各自的功過善惡，「坐卧恆看」，權衡稱職與否；又按時派遣重臣依照為官標準，考核各地官吏。由於太宗講究誠信、不銜私利、求賢若渴、惟才是舉，故在位二十三年，文臣武將人才濟濟，且統治集團內部人心齊整、義同一體，大大提高國家機器運行的效能。

(五) 公正平允的賞罰機制

太宗治國安邦頗為重要的策略是懲惡揚善，恩威並舉，藉以增強大臣的責任感和緊迫感，在朝中營造人心思上、邪不敵正的氛圍。為了使眾多賢才脫穎而出，太宗制訂詳細而嚴格的選拔程序和考核制度，將各級官員應達到的德行和政績列為九等，每年責成吏部逐一考核京官和地方官，考績優者晉升，劣者貶斥。貞觀十七年（六四三），太宗特命畫家繪製了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位功臣的畫像，懸掛於皇宮凌煙閣，用以表揚他們為大唐社稷所作出的貢獻，以激勵群臣至誠奉國。太宗對善諫佳言者給予獎賞的例子不勝枚舉。另一方面，太宗又公正懲惡。貞觀九年（六三五），鹽澤道行總管、由民州都督高甌生因犯罪而遭流放，有人以其往昔是秦王府的人，請求太宗寬恕。太宗卻說：「他為我出過力，的確不應忘記。然而，治國守法，上下必須劃一，朝中像他這樣有功的人很多，今赦免他，其他人都會抱以僥倖的心態犯法。」因而終未採納該人之議。

(六) 依法行政的治國方略

太宗在大力推行賢能治國之時，也極為重視國家權力管理，以法安邦。首先，建立君臣一體、共治天下的管理機制。在這問題上，太宗態度比較開明，他甚至認為，天下不是李家皇帝

的天下，皇帝也非李氏家族的皇帝。他認為治國安邦，君臣務必榮辱與共，融為一體。太宗建立了一種君臣各行其是、各司其職的管理模式。在處理重大軍國政事時，太宗廣泛徵求官僚意見，決不獨斷專行。屬自己承擔的責任，決不推諉他人；屬主管部門和大臣定奪的具體事情，決不越俎代庖。太宗為了廣開言路，集思廣益，規範了諫官議事制度。在運用賞罰手段調動大臣積極性的同時，還在宮廷施行法與理相結合的教化制。

其次是建立相互制衡糾偏的辦事機構。貞觀年間，太宗完善和落實了中書省出令、門下省封駁、尚書省執行的權力運行機制。

此外，還有嚴格的審判制度，杜絕冤假錯案。唐初，並非無法可依，而是執法不嚴，尤其是在大案、要案和死刑的判決等方面往往有失偏頗，對此，太宗頒令：今後遇有死刑，都要交中書、門下兩省四品以上官員，以及尚書九卿議定，以避免冤獄濫刑。因此，到貞觀四年（六三〇），全國處以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貞觀五年（六三一），太宗因發生誤斬大理丞張蘊古事件，又一次詔令：凡已判死刑的案件，在處決之前，必須五次複奏，謹防冤案再度發生。

（七）正身修德的為君之道

太宗平生夙願依次是：積德、累仁、豐功和厚利。不過，魏徵多次說他功利居多，惟德仁未臻於完美。太宗以為，欲治理好國家，首先要君王正身修德，以身垂範。在這方面，太宗曾

作過深入的論述：「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下亂者。」他善於擷取現實生活中的平淡小事，以闡明「下之所行，皆從上之所好」，富有相當的合理性。「君猶器也，人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正是受到以上思想影響。太宗在治國安邦中，注重以德治為先，力爭從自己做起，從皇室做起。首先是自我節制。在太宗看來，人君的災禍，不是來自外部，而是生自本身。貞觀五年，太宗因各地旱災嚴重而自我貶抑，不僅在正殿聽政，減少膳食，而且還停罷百姓無償勞役。其次是加強皇室用度管理，躬行節儉，以奢為戒。三是不徇至親私情。太宗對宗室中沒有功勳而先封郡王的，一律降為縣公。在太宗的帶動下，杜如晦、房玄齡、魏徵、溫彥博等名相正人正己，為政清廉，且兩袖清風，去世後家無餘產，幾乎難以葬身。君臣如是，民風亦然。《貞觀政要》曾載曰：「（貞觀）二十年間，風俗簡樸，衣無錦繡，財帛富饒，無飢寒之弊。」

（八）華夷合一的民族政策

唐朝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重要歷史階段。貞觀年間，唐朝疆域日漸擴大，但這並非像漢武帝那樣運用軍事武力達致的，而是得益於太宗以柔克剛，寬大為懷的策略和「不勞而定，勝於十萬之師」的主張。太宗認為自古以來，窮兵黷武的人沒有不敗亡的，前代帝王往往

致力於擴張，以求身後虛名，然而這並無益於當前，反而弄得國窮民困。太宗認為如果於己有益而百姓有損，他必定不為，何況是這種圖以虛名而損害百姓的擴張。他以兼收並蓄的廣闊胸懷，盡力施行偃武修文、懷柔服遠、華夷合一等政策，成功地實現了「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的戰略思想，使周邊民族部族國竭誠歸附，年年朝貢。貞觀四年，唐軍大破突厥，降附者數十萬人，對於如何處理這些外夷，朝廷大臣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的進言驅逐塞外，有的奏請改牧為農，當時就連魏徵也提出偏激的主張見解。最後，太宗堅持安民弭亂的思想，逐一妥善安置，有的給予高官厚祿，在周邊民族中建立了很高的威望，四方君長紛至長安朝拜太宗，稱臣於唐，尊太宗為「天可汗」。太宗對於周邊部族國家，無論是主動靠攏的，還是被征服的，都一律實行相對鬆散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即不撤換當地民族所崇拜的部落首長，又不強迫他們改變固有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僅僅是就地駐軍，以維持民族地區的邊防安全和社會穩定。為了發展對外關係，使邊疆長久安寧、祥和，太宗採用與異邦首領和親的政策，先將皇妹衡陽公主、皇室弘化公主、文成公主嫁給異邦首領。最值得稱道的是，太宗堅決摒棄歷代統治者貴中華、賤夷狄的傳統偏見，敢為人先將少數民族的將領和賢士舉薦到中央和地方擔任官員。太宗在國勢強盛的貞觀年間大力推行華夷合一政策，對消除民族隔閡，促使民族融合，加強民族間經濟文化交流往來等，都具有重要意義，為中國這個偉大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貢獻。

由於太宗與大臣勵精圖治，唐王朝的發展達到了顛峰。史載貞觀年間「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強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高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牛馬布野，外戶不閉」，出現了「古昔未有」的繁華景象。雖然其中多有溢美之辭，但當時社會矛盾趨於緩和，吏治相對清廉，百姓安居樂業、國家繁榮昌盛是無所置疑的。太宗的許多思想、舉措和功業，不僅隋煬帝望塵莫及，而且某些治國方略理論和實踐效果甚至超越秦皇漢武。當然太宗晚年恃功驕矜，疏賢昵佞，好尚奢靡，勞弊百姓等不端行為有所滋長，虛心求諫、納諫作風未能克終，仍有可議處。但生活於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太宗及其臣僚，以其巨大智慧和無限膽識，依靠廣大民眾，實現了史無前例的貞觀之治，使中國歷史進入了最治平、最強盛的時代。這也是他們奉獻給歷史的最美麗一頁。

三、編選說明

是次選譯以北京中華書局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二〇〇九年七月版）為底本，兼採北京中華書局駢字騫、齊立潔、李欣譯注：《中華經典藏書——貞觀政要》（二〇〇九年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裴汝誠、王義耀、郭子健、顧宏譯注：《貞觀政要譯注》（二〇〇六年版）和貴州人民出版社葉光大、李萬壽、黃滌明、袁華忠譯注：《貞觀政要全譯》（一九九一年版），進行綜合整理，取長補短，揀選其中若干章節，重新注釋和整理譯文。而在精句賞析部分，編者力圖透過現代社會概念對書中某些章節加以剖析，希望讓讀者從現代眼光再審視《貞觀政要》的實際意義。而在取捨過程中，編者考慮凡涉及：一、強調隋朝滅亡歷史教訓者；二、關於貞觀君臣「民本、仁政」思想者；三、反映太宗虛心納諫與臣僚敢於進諫者；四、成就「貞觀之治」的精神者，俱盡量取錄。但因篇幅所限，若干較為長篇的言辭，則在不影響整體意思的前提下，加以適量刪節，以求達致簡明扼要，免於冗長贅述。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謝氏《集校》以國內通行的兩種刊本，即明太祖洪武三年王氏勤有堂刊本（簡稱《明本》）和明憲宗成化元年戈直集論本（簡稱《戈本》）為主，輔以四種刊本，即元刻本、明初重刻本、成化再刻本和韓版注解本，並日本三大系統抄本，即南家本系統、菅家本系統和「異本」系統，進行集校，透過不同刊本的文字比勘、補充脫漏、糾正錯亂。材料豐富、用力甚深，成就獲學界所肯定。

卷一

君道第一

本篇導讀

〈君道〉篇是全書的總綱，列全書之首，探討了為君之道。所謂「社稷安危，國家治亂，在於一人而已」。貞觀君臣認為「君道」的核心內容凡三：一是「守成」。創業固然艱難，但創業後更須「居安思危」，這對於君臨天下的帝王來說，守成則更難。二是「以民為先」。為君者，宜常思古訓：「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尤忌「竭澤而漁」，迫使百姓起來造反。三是「君臣一體」。君如頭腦，臣如四肢，要密切配合，君主應聽取臣下意見，兼聽則明，且要誘導臣下敢於諫諍，以避免決策錯誤。

貞觀初¹，太宗謂侍臣曰²：「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³。若損百姓以奉其

身，猶割股以啖腹⁴，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⁵，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⁶，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⁷，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人。且復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為之解體⁸，怨既作⁹，離叛亦興。朕每思此，不敢縱逸。」諫議大夫魏徵對曰¹⁰：「古者聖哲之主，皆亦近取諸身，故能遠體諸物。昔楚聘詹何¹¹，問其治國之要。詹何對以修身之術。楚王又問治國如何？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者。』陛下所明¹²，實同古義。」

注釋

- 1 貞觀：唐太宗李世民的年號。「貞觀」共二十三年，公元六二七—六四九年。2 侍臣：指侍奉帝王的廷臣，也就是宮廷裏皇帝身邊的人。3 先存百姓：首要的任務是養活天下人民。4 股：大腿。啖腹：引申作充飢。啖，吃、食之意。5 正其身：以身作則。6 朕：語出《尚書·皋陶謨》，作我、我的之意。自秦始皇起專用為皇帝的自稱。外物：自身以外的東西、因素。7 耽：沉迷於。滋味：口腹上的感覺，引申作吃喝之事。8 解體：信心崩潰、瓦解。9 怨：亦作「怨讟」。因怨恨而出誹謗之言。怨懟。10 諫議大夫：官名。唐朝門下省置諫議大夫四員，掌侍從贊襄、規諫諷諭。魏徵（五八〇—六四三）：貞觀朝名臣，字玄成。唐朝鉅鹿人（今河北省邢台市巨鹿縣），

譯文

原為太子李建成的謀士，太宗登基後，魏徵曾先後任諫議大夫、左光祿大夫、秘書監、侍中等職，封鄭國公，諡文貞，為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以直諫敢言著稱，是我國歷史上最負盛名的諫臣之一。¹¹ 楚：指楚莊王（？—前五九一），春秋五霸之一。詹何：春秋時期思想家，反對縱慾，主張清心寡慾，重視養生，必然輕利。思想與道家接近。楚莊王問詹何國事的典故，見《列子·說符篇》。¹² 陛下：陛，古代殿、壇的台階。陛下即階下。秦以後成為僚臣對皇帝的尊稱。語出《韓非子·存韓篇》。

貞觀初年，唐太宗對他身邊的人說：「做國君的原則，首要的任務是養活天下人民。如果以損害百姓的生活來滿足自己的慾求，那就好像割自己大腿上的肉來填飽肚子，雖然肚子是填飽了，但人卻死了。如果想安定天下，必須以身作則，世上絕對沒有身子端正了而影子不正的情況，也沒有在上位者治理好天下而社會秩序失控，國家發生動亂的。我經常反思，能損傷自身的並不是身外的東西，都是由於自身的貪慾才釀成禍患。如果終日沉迷於吃喝玩樂、聲色犬馬、男女情慾，個人慾求越來越大，所受的損害也就越深，既妨礙國家政事，又擾害百姓。如果再說出一些不合事理的話來，就更會弄得民心渙散，怨言四起，自然就眾叛親離。每當我想到這些，就不敢有一絲一毫的放縱和懈怠。」諫議大夫魏徵回答說：「古代聖明的君主，大多是就近修養自己，所以能夠遠遠地體察到其他事物。從前楚

莊王聘請詹何，詢問他治國的要旨。詹何用注重自身品德修養的方法回答。楚莊王又問這樣治理國家的效果是怎樣的？詹何說：『沒有聽過自身品行端正而國家還會混亂的。』皇帝陛下所懂得的，實在符合古代的道理。」

賞析與點評

「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此句所述，絕對是古今中外為政者的金科玉律。統治者若不能為平民百姓帶來好生活、好日子，說什麼「以民為本」俱是徒然，變得毫無意義。而綜觀整個貞觀年間，太宗確實能「先存百姓」、「以民為本」。

貞觀二年，太宗問魏徵曰：「何謂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詩》云¹：『先人有言，詢於芻蕘²。』昔唐、虞之理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⁴。是以聖無不照，故共、鯀之徒⁵，不能塞也；靖言庸回⁶，不能惑也。秦二世則隱藏其身⁷，捐隔疏賤而偏信趙高⁸，及天下潰叛，不得聞也。〔……〕隋煬帝偏信虞世基⁹，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

得知也。是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注釋

1 《詩》：即《詩經》。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先秦時期稱為詩，漢尊為經典，始稱《詩經》，與《尚書》、《三禮》、《易》與《春秋》合稱五經。2 芻蕘（粵：初搖；普：chū rǎo）：指割草打柴的人。詩文出自《詩經·大雅·板》。芻，草。蕘，柴。3 唐、虞：即指唐堯、虞舜。唐堯是帝嚳之子，姓伊祁。初封於陶，後又封於唐，所以稱陶唐氏。建都平陽（今山西臨汾西南）。唐堯年老後，不能親政，其子丹朱又軟弱無能，堯就把帝位傳給舜。虞舜，姚姓，名重華。生長於有虞氏部落，因此稱虞舜。堯老後，召集各部落首領商議繼位者，部落首領們一致推舉舜。舜代行國政三十年後，堯禪位給舜。建都蒲阪（今山西永濟蒲州鎮）。舜於南巡中死於蒼梧之野（今湖南寧遠九嶷山郊野）。傳位於禹。4 「闢四門」三句：語出《尚書·堯典》，即廣開四方視聽之意。5 共：共工氏。中國古代神話中的天神，是洪水之神，相傳他與黃帝族的顓頊展開激戰，戰敗，於是怒而頭觸不周山，使天地傾斜。鯀：古代傳說中堯的臣子，禹的父親。傳說堯時洪水為禍，堯派鯀治水。鯀築堤防堵，然而未能成功治水，後來堯傳位於舜，帝舜處死鯀（一說為流放）。此外還有一說，指共工是堯的大臣，與兜、

三苗、鯀並稱「四凶」，被堯流放於幽州。⁶ 靖言庸回：同「靖言庸違」。語言善巧而行動乖違。猶言口是行非。⁷ 秦二世（前二三〇—前二〇七，前二〇九—前二〇七在位）：即胡亥，也稱二世皇，秦始皇最小的兒子。始皇出巡時死於沙丘，宦官趙高（？—前二〇七）和丞相李斯（前二八〇—前二〇八）篡改遺詔，立胡亥為帝，賜扶蘇死。秦二世即位後，趙高掌實權，實行殘暴的統治，激起了陳勝、吳廣的揭竿起義。二世胡亥於公元前二〇七年被趙高逼死，時年僅二十四歲。⁸ 趙高：本為趙國貴族之後，秦滅趙國前後，被俘入秦。輾轉為宦官，即身份低下負責侍候皇室貴族的庶務官員（世人以趙高為閹人乃後世曲解）。任中車府令，兼行符璽令事，「管事二十餘年」。秦始皇死後，他與丞相李斯合謀偽造詔書，賜太子扶蘇死，另立胡亥為帝，並自任郎中令，在任期間獨攬大權。公元前二〇七年又設計害死李斯，成為秦國丞相，後來他逼二世自殺，另立子嬰（？—前二〇六）。不久被子嬰殺死，誅夷三族。⁹ 隋煬帝（五六九—六一八，六〇五—六一八在位）：楊廣，隋代第二位君主。傳統歷史上的暴君，與秦始皇齊名。據《隋書》記載，楊廣十七歲為平陳領帥，其後又鎮揚州十年之久，在鎮守江南期間，穩定叛變局勢頗有成效，政績突出。同時他表現得作風簡樸、不好聲色、禮賢下士、謙恭謹慎，由此贏得了朝野讚頌和隋文帝夫婦的歡心。開皇二十年（六〇〇），隋文帝廢黜楊勇，立楊廣為皇太子。即位後煬帝表現得好好大

喜功、窮奢極侈，動用極大民力修建大運河、長城和洛陽城、東征西討，最終引致隋末民變，後被部下宇文化及縊殺。虞世基（？—六一八）：字茂世，餘姚（今屬浙江）人，虞世南哥哥。少與弟世南同師事顧野王。個性恬靜，喜慍不形於色，博學，善草隸。得到隋煬帝器重曾任通直郎、直內史省、內史舍人等；專典機密，參掌朝政。曾數次勸諫隋煬帝而不獲採納，又見大臣相繼被誅戮，懼禍及己，遂唯諾取容，不敢逆帝，為時人所譏。十四年，宇文化及於江都兵變，隋煬帝與虞世基一同被殺。

譯文

貞觀二年（六二八），唐太宗問魏徵說：「什麼叫做賢明君主？什麼叫做糊塗君主？」魏徵答道：「君主之所以能賢明，是因為能夠兼聽各方面的不同意見；君主所以會糊塗，是因為偏聽偏信。《詩經》中說：『古人說過這樣的話，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徵求意見。』過去唐堯、虞舜治理天下，廣開四方門路，招納賢才，廣開視聽，了解各方面的情況，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因而聖明的君主能無所不知，所以像共工、鯀這樣的壞人不能蒙蔽他；花言巧語的奸佞小人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卻不是這樣，他深居宮中，隔絕賢臣，疏遠百姓，偏信趙高，直到天下大亂，百姓叛離，他還不知道。（……）隋煬帝偏信虞世基，到各路反隋兵馬攻掠城邑時，他還不知道。由此可見，君主如能廣泛聽取各方意見，採納臣子忠言，那麼，權臣就不能蒙上蔽下，百姓的意見也就能傳遞給國君了。」太宗很讚賞魏徵的這番話。

賞析與點評

「兼聽則明」——做人處事，若能把所有正反意見都加以考慮、分析，然後取其長，去其短，才是真正的明智。因此，多聽取別人的意見，自然能增加自己的所見、所識、所得。貞觀年間，太宗之所以讓臣僚放膽進諫，目的就是要兼聽。

貞觀十一年，特進魏徵上疏曰¹：「臣觀自古受圖膺運²，繼體守文³，控禦英傑，南面臨下⁴，皆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枝百世，傳祚無窮⁵。然而克終者鮮⁶，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⁷，可得而言。」

「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強盛，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⁸，故行桀虐⁹，以就滅亡哉？恃其富強，不虞後患¹⁰。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而自奉¹¹，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苑是飾，台榭是崇¹²，徭役無時，干戈不戢¹³。外示嚴重，內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

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絕¹⁴，為天下笑，可不痛哉！」

注釋

1 特進：官位。唐朝時為文散官之第二階，相當於正二品。疏：臣下上呈給君主的建議、言辭。2 受圖膺運：謂帝王得受圖錄，應運而興。這裏指承受天命開創帝業或繼承帝位的人。圖，河圖。相傳，上古伏羲氏時，洛陽東北孟津縣境內的黃河中浮出龍馬，背負「河圖」，獻給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後為《周易》來源。又相傳，大禹時，洛陽西洛寧縣洛河中浮出神龜，背馱「洛書」，獻給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遂劃天下為九州。後來人們把「河圖」、「洛書」說成是上天的旨意，帝王是承受天命開創帝業或繼承帝位來統治萬民的。3 繼體守文：繼承皇位，率由舊章。《春秋穀梁傳》曰：「承明繼體，則守文之君也。」體，這裏指政權、皇位。文，這裏指法令條文、典章制度。4 南面臨下：古時君主皆朝南而坐，有南面而王之說。南面臨下，即君臨天下，統治萬民之意。5 祚（粵：做；普：：；福。這裏指皇位。6 克終者鮮：能夠善始善終者很少。克，能。7 殷鑒不遠：語出《詩經·大雅·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這句詩揭示了一個歷史教訓，即夏代的滅亡，就是殷代的前車之鑒。原指殷朝的子孫要把夏朝的滅亡作為鑒戒。泛指前人的教訓就在眼前。

8 社稷（粵：績；普：ㄓㄨㄛˋ）：社，土地之神；稷，五穀之神。引申作國家、天下之意。9 桀：夏朝最後一個國王，名履癸，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暴君之一。10 虞：考慮，防範。11 罄：用盡，消耗殆盡。12 台榭（粵：謝；普：xiè）：積土高起者為台，台上所蓋之屋為榭。後泛指高地上所建供遊觀的建築物。13 干戈不戢（粵：輯；普：gān gē bù ché）：戰事終年不休。戢，把兵器收藏起來。引申指停止戰爭。14 殄（粵：tǐn；普：tiǎn）：絕；滅絕。

譯文

貞觀十一年（六三七），特進魏徵向太宗上書說：「我看到自古以來，但凡承受天命開創帝業或繼承帝位的人，他們駕馭英才，朝南而坐，以統治萬民，都希望自己德配天地，功高日月，長久統治，帝位能世世代代相傳下去。然而能善始善終的實在太少了，衰亡傾覆的相繼發生，這是什麼緣故呢？探求他們失敗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不懂得治國的道理。前朝覆滅的教訓並不久遠，可以講得出來。」

「過去隋朝統一天下，兵甲強壯，三十餘年，聲威遠播萬里。然而一下子全部喪失，江山盡為別人所有。隋煬帝難道討厭天下安定，不想讓國家長治久安，故意要施行夏桀那樣的暴政，弄得自己國破人亡嗎？他不過是依仗國家富強，有恃無恐，不考慮後患。他驅使百姓順從自己的奢慾，搜刮天下的財物盡情揮霍，挑選全國的美女，到域外探尋珍寶。裝飾宮苑，構築樓台，徭役長年不斷，戰事終年

不休。君臣間外表威嚴莊重，內心卻多猜忌險惡。奸佞邪惡的進讒者一定會享受福祿，忠誠正直的人卻連性命都難保。上下互相欺蒙，君臣之間離心離德，百姓不堪忍受，國家從此分崩離析。於是一度曾統治四海¹的國君，竟死在匹夫之手，他們的子孫也被斬盡殺絕，為天下人所恥笑，這能不令人痛心嗎！」

賞析與點評

「殷鑒不遠」——商朝末代君主紂王，是歷史上著名的亡國之君。後世小說《封神演義》更將之描繪為貪戀女色，荒淫無道的大暴君。然而有史料顯示紂王在位早期，商朝國力仍然十分強盛，南征北討未逢敗績，然而最終卻為周人所亡。因此，殷紂的敗亡便成為歷代為政者的反面教材，此即「殷鑒」一詞之由來。

是月，徵又上疏曰：「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¹；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²，居域

中之大³，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⁴。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⁵，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

注釋

1 浚（粵：俊；普：jùn）：疏通。2 神器：指帝位、政權。3 居域中之大：是佔據天地間的四大之一。《老子》上篇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域中，指天地間。4 無疆之休：指無窮無盡的美好日子。5 勝：克制。

譯文

本月，魏徵又上書說：「我聽說過，要想讓樹木長得好，必須使樹木的根紮得牢固；要想讓河水流得長遠，必須疏通它的源頭；要想使國家長治久安，就一定要積聚自己的道德仁義。河流的源頭不深卻希望河水流得長遠，樹木的根基不牢固卻希望樹木生長，道德不深厚卻想使國家安定，我雖然十分愚笨，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更何況明智的人呢？國君掌握國家大權，處於天地間至尊的地位，有至高無上的威嚴，應該永保無窮無盡的美好日子。但如果不能居安思危，不能力戒奢侈而提倡節儉，不能廣積美德，不能節制情慾，要想達到這個目標，就像砍斷樹根而希望樹木茂盛，堵塞源頭而希望河水長流一樣荒唐！」

「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所謂萬丈高樓從地起，任何事情沒有穩固的基礎，終有傾倒的一天，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今天我們生活在知識型的社會，如沒有足夠的知識，就如沒有根的樹木一樣，是難以生存下去的。

貞觀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守天下難易？」侍中魏徵對曰¹：「甚難！」太宗曰：「任賢能，受諫諍即可，何謂為難？」徵曰：「觀自古帝王，在於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必懷寬怠。言事者惟令兢懼²，日陵月替³，以至危亡。聖人所以居安思危，正為此也。安而能懼，豈不為難？」

注釋

1 侍中：官名。秦始置、兩漢沿襲，為列侯以下至郎中的加官。無定員。職責侍從君主左右，備應顧問。又出入宮廷，為親近之職。南朝宋文帝時，始掌機要，實際上往往為丞相之職。唐代時成為門下省的長官，掌納帝命，總典吏職，輔佐天子而統大政，是唐前期職權最高、最重的官員。

2 言事者：奏陳事情的臣僚。兢懼：謹慎畏

懼。³ 日陵月替：國家一天接一天，一月接一月地衰敗下去。陵、替，均為衰落之意。

譯文

貞觀十五年（六四一），唐太宗對身旁的臣僚說：「保持已經取得的政權、天下是困難還是容易？」門下省長官侍中魏徵回答說：「很難！」太宗再說：「任用賢能的人，採納臣下的意見，就可以了。怎麼說很難呢？」魏徵回應說：「我觀察自古以來的帝王，當他們處於憂慮危急的時候，就能任用賢能，採納意見。到了安樂的時間，就鬆弛懈怠下來。只會使得奏陳事情的官員謹慎畏懼，明哲保身。長期下來，國家便會一天接一天、一月接一月的衰敗下去，終至衰敗滅亡。聖人所以能居安思危，正是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安居時能懷着畏懼之心，難道不算難嗎？」

賞析與點評

「居安思危」——這四字講是很容易，但實踐卻是十分困難。人們往往會陶醉於眼前的成就，而放鬆對未來困境的估量，所謂「貪勝不知輸」，正是「居安思危」的反義詞。而這四字亦是整個貞觀年間，太宗與臣僚們治國理民的主要指導思想之一。